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武大
章
自
...



自警編序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
自警者凡十二章紬繹辭
旨反覆切至猗歟休哉予
辛巳去國屏跡龜溪省愆
餘暇集我

自警編序

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
編名以自警蓋警飭予之
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一
云耳書甫成市書徐生售
典刑錄嘉言善行昉分品
列間類予所編因廣教育

攝養好生使命數門置之
座右期無負初意云

宋嘉定甲申正月望漢國

趙善璪序

自善璪序

國書館



重刊自警編序

走不敏幼讀父書偶閱自警編愛之
不忍釋手比長宦遊中外每篋以自
隨編凡九卷其爲目五十有六自學
問操脩以至出處政事各以類聚皆
採集宋名賢嘉言善行之大端以自
警因以名編作于嘉定甲申漢國趙
善璋氏迨我

明洪武甲戌刻布于

蜀藩弘治壬戌武廉憲清重梓于嶺
表俱僻在一隅傳之弗廣且歲久多
剝落謬誤讀者憾焉嘉靖庚子形山
馮公時雍自湖藩陟吾闕左轄旬宣
政餘爰出是編屬謫宦陳進士光哲
校訂錢梓于薇垣精舍遂偕同寅方
伯車公純叅伯顧公夢圭梁公廷振

徐公樾曾公存仁惠顧庭榻于朋樂
園屬爲之序序曰士君子立身行己
脩齊治平之術載於是編詳矣雖其
間言人人殊或隨事應物或有激而
然過中不及亦容或有之然求其大
要非養之素見之審而處之確然者
未易及此等而上之雖堯之執中舜
之稽衆禹之競業湯之盤銘孔之發

憤忘食曾之吾日三省孰謂不胚胎
於是而可爲行遠升高之一助哉形
山公之恪於持己良於敷政平生大
節端可以匹休古人而無愧者謂非
自警之功而何哉故惓惓是編之傳
其與人同善之心廣矣第愧不肖服
膺尊信亦既有年今老矣落落故吾
執筆序此不覺爲之三歎

庚子冬十月朔

賜進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侍
經筵

勅賜廩輿馳驛致仕三山小泉林庭棉序

杭州府

經筵

尚書

皇朝通志

五

宋名臣名儒姓氏號紀

韓國趙忠獻王普字則平幽州人

濟陽曹武惠王彬字國華真定人

魏國韓忠獻王琦字穉圭相州人舉進士

信國岳武穆王飛字鵬舉相州人

衛國高烈武王瓊家世燕人徙亳州

范魯公質字文素大名入舉後唐第

張文定公齊賢字師亮曹州人舉賢良方正

李文正公昉字明遠深州人舉進士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

自盛唐編名臣錄

陳晉公恕字仲言洪州人舉進士

萊國寇忠愍公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

錢宣靖公若水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

向文簡公敏中字常之開封人舉進士

張忠定公詠字復之濮州人舉進士

李文靖公沆字大初洛州人舉進士

曹穆公瑋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

馬正惠公知節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

侍讀孫宣公奭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

李文定公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

許國呂文靖公夷簡字坦夫壽州人舉進士及第

魯肅簡公宗道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

晏元獻公殊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人舉進士

陳文惠公堯佐字希元閩州人舉進士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衢州人舉進士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

王文康公曠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

韓忠獻公億字宗魏開封人舉進士

程文簡公琳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

王武恭公德用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

沂國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人舉進士及第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宋城人舉茂才

龐莊敏公籍字醇之單州人舉進士

韓國富文忠公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

蔡忠惠公襄字君謨興化軍人舉進士

祁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越州人舉進士

吳正肅公育字春卿建州人舉進士

潞國文忠烈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人舉進士

唐質肅公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

司馬溫公光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

狄武襄公青字漢臣汾州人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

吳文肅公奎字長文維州人舉賢良方正

魯國曾宣靖公亮字明仲泉州人舉進士

荆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撫州人舉進士

中國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

官舉進士

蜀郡范忠文公鎮字景仁成都人舉進士

自學編年錄

康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舉進士

東坡蘇文忠公軾字子瞻舉進士

劉忠肅公摯字莘老永靜軍人舉進士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子以恩補官舉

進士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南劍人舉進士

內翰曾文昭公肇字子開舉進士

魏國張忠獻公浚字德遠舉進士

中丞李恭惠公及字幼幾鄭州人舉進士

尚書余襄公靖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

鄭國宋元獻公庠字公席安州人舉進士

畢文簡公士安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

胡文恭公宿字武平常州人舉進士

王晉公祐魏州人

趙康靖公槩字叔平應天府人舉進士

呂正惠公端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

呂榮陽公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子以恩補官

蔡文忠公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

豐國趙忠簡公昂字元鎮解州人舉科

自登編名錄

四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

魏國王文正公旦字子明晉公之子魏州人舉進

士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文正公之子遺恩補官召試

賜進士

洪忠宣公皓

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

翰林學士竇公儀字可象薊州人舉進士

諫議田公錫字表聖嘉州人舉進士

內翰王公禹偁字元之濟州人舉進士

中丞孔公道輔字原魯舉進士

集賢學士劉公敞字原文吉州人舉進士

起居舍人尹公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

御史中丞呂公誨字儼可正惠公之孫舉進士

中書舍人曾公鞏字子固建昌人舉進士

門下侍郎蘇公轍字子由舉進士

丞相蘇公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舉進士

太史范公祖禹字淳甫成都人舉進士

密學陳公襄字述古福州人舉進士

門下侍郎韓公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以蔭補官

自登編年錄

五

尚書左丞王公有字正仲潤州人舉進士

尚書彭公汝勵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

樞密王公岩叟字彥霖大名入舉進士

侍郎鄒公浩字志完常州人舉進士

資政殿學士劉公勳

彭公思永字季長吉州人舉進士

內翰賈公黯字直孺鄧州人舉進士及第

侍讀孫公甫字之翰許州人舉進士

祕書丞劉公恕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

院使种公世衡字仲平以蔭補官

諫議司馬公康字公休舉明經
待制王公質字子野以蔭補官

樞密學士錢公惟演

馬忠肅公亮

丞相張公文懿

諫議竇公禹鈞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

諫議謝公似

叅政孫公抃

尚書許公元

尚書李公抃

范公正平字子夷

校書郎陳公達

尚書楊公玠

右司諫賈公易

侍郎李公若谷

太學博士權公邦彥

通判薛公長孺絳州人

節度使符公彥卿

侍郎楊公偕

起居舍人李公綱

樞密鄭公穀

陳希夷先生搏字圖南亳州人

胡安定先生瑗字翼之泰州人

石徂徠先生介字守道兗州人舉進士及第

孫泰山先生復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

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河南人

程明道先生顥

徐節孝先生積字仲車楚州人舉進士

程伊川先生頤

自學編名臣錄

七

劉元城先生安世字器之大名人舉進士

楊龜山先生時字中立延平人

蘇老泉先生洵字明允眉州人舉進士

張橫渠先生

黃魯直先生

尹和靖先生

張無垢先生

欒城先生

李公繼隆

陳公泊

王公欽若

丁晉公謂

張文節知白

陳公執中

西京劉留臺

王公安禮

王公安國

崔公孺

王公達

劉公燾

晏公敦復

張公燾

賈文元公

陳龍圖從易

陳公堯叟

虞公允文

李光祖元亮

程大中公珣河南人

蒲宗孟

張子韶

吳康信

趙君錫

潘良貴字子義

翰林學士蘇公儀

王忠穆公融

宋名臣姓氏終

自
續編名臣錄

九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卷之一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卷之二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卷之三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卷之四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齊婚葬

出處類卷之五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忠難

休致

事君類上卷之六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評

事君類下卷之七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

上下通篇

使命

政事類卷之八

政事

鎮靜

信

濟人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類卷之九

目錄編目錄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編卷之一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沈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自警編卷之一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直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叟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別顧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



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
離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
怒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怒己之心
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柴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黃公履邴公恕
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復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
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凡
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
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間之處舉
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頌俱事胡先生居並

自登儒籍卷之二

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
首以師禮事之揚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
氏學而明道先生顯及橫渠張先生載孫公覺李
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
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
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
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
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
測其深淺也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鎮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
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末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
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
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徃見
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
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
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

自學言編卷之二

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
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
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
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等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耳和靖曰便是
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
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
以如此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之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又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詠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一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自發編卷之

又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錄錄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箴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

歆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其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歆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是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歆效之也素驕奢者歆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為身基懼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悛者歆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歆忌盈惡滿凋窮卹置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歆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古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歆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

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大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惠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特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門見上
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為四塊早晚取
二塊斷壘十數莖煎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
此者三年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
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
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

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
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
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
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
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
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
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
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
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

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大
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卦曰處於不幸之列其
可悲也已

又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
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
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
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
為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
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
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自說言編卷之二

八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夷簡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其所聞以言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春公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為

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夷簡自瀆罷權提點兩浙刑
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
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
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許公蓋夷
簡封國云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
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
謂劣文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
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
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

自登嘉祐卷之

九

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
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
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
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
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
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
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拆簡召嘗曰如君真所
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
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

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爲宰相還政退居畧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衆人未知之前惟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

自強言編卷之二

穆謂公儀曰醜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穆公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忠穆公至定治事畢曹穆公謂忠穆曰央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忠穆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并左右曰公滿面槿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言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忠穆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

教穆公曰瑋在陝西只河西趙德明管使人以馬
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
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曹瑋聞
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故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
其嘗往來牙市中穆公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
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旣至觀之真英物也
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
其勉之忠穆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
昊也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
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
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
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
封岱祠汾蒐講鑿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
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文靖公爲相王文正公叅知政事文
靖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爲細事不足
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

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及文
正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
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
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
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
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
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醜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
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

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
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
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
小民之情得醜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
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
此免死旣而富公愠曰當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
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
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
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
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

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
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守邊
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傍
徨不能寐遊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曹魏公時
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旣成
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
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
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自夏編卷之

十三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
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
議及王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
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
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
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
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齋鑿公嘗請對上語
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
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

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

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

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爲不可後數

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

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遠識非

臣等所及

自肇嘉編卷之二

七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

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

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

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

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

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有答書

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

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

用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則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

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盖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

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欲引公以自助特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專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一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

自寧編卷之

六

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怪何鄧鞏敢欺罔上下也

何執中

鄧鞏

建中之初公論蔡氏弟兄忤旨竄

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

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

是時力言京不可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
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
是已而結嬖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
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
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
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獻可公獨
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温公猶以為太遽故
文靖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
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
未殄故温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

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
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
光矣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
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大
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
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白解且致情
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
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

寶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

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

早召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諳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文定公留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忠徐曰人固難知也文定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文定曰

自登言編卷之二

六

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始從之介甫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有愧色蓋文忠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熙寧間王文公初拜叅知政事神宗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旣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湏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公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

路並行而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敢言何事獻可
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
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
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特名
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
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
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
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
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

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
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
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
默坐王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緡紳間寢有
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
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文公之門噪進諛諂之士
悉辟召爲僚屬自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
爲己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
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具議
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

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
之議者始愧仰服嘆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
事出知鄧州

韓魏公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
爲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
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
請相州陞辭曰上請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
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
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退後有問公何

自益書備卷之

三

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
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魏公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文公
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
至六七日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
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有識多慮以他事
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
者文公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
以書喻文公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文公之聽而

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
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
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
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
而惠卿叛文公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
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之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謂
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

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
使之在人上乎寇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
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
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

靖公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
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
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
果被流竄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

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訣矣立劄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張忠定公討劉旰兵廻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歟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常相顧歡躍

自錄編卷之二

三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

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
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北京圖書館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
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
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宜麻亦不
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
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徑入見之
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
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勲德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
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
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
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
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
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謂如
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濶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
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趙忠獻王在中書呂正惠公為叅政忠獻謂人曰吾

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過抑挫未嘗懼不

形于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叅政日往候故太尉王文正公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汜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將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遣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

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荅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寇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

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畧不辯直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王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

自叙備卷二

五十六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荅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王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王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

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宏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停罵不已令以

自登編卷之

三

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罵禁兵旣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

人爾

歐陽求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

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友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然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

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再落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守移洛師陳復爲代覲之嘆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疑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

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不知也時皆服其雅量

傳獻簡公言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爲馬上踈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

自登嘉編卷之

五

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入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召其卒答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

鄙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詈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自鑿編卷之二

三十

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旣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辯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有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徒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傅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

自登歸卷之一

三十一

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初登第為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獻簡公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寔為償之未足

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贖
貸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
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彭公季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
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詭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
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
服公之量

張文定公為布衣時僦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
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

惶恐竄匿文定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
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
者顧吾輩龕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憐
盜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
盡如是者二十又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而啗之
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直宰相器也
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
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
遺之文定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

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維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

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自警編卷之一終

自警編卷之一

二四

杭州圖書館

自警編卷之二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願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

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

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

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

道性善云

自警編卷之二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爲先

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

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

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

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

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

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先生初

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

誠爲本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自錄卷之二

二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

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
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
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使爲
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
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
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
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
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
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
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
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
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
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九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
則汨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
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之帥矣
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

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羊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能從之而蕩乎

自警編卷之二

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庵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得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

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
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只人
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
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
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
自非聖人必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
必有見效但不知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
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弊
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
實諸人者以其所為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檢身

榮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
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二夫
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知中歲常置黃黑
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
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
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一念不興遂徹豆
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
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

同也

目錄編卷之三

六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几拜手告
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
費及所為之事米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
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
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

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頽子像適有淵明曲江
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
蘇梁况之王彥霖范淳夫鄉志全劉器之龔彥和
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
環列于夫子左右衣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
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與人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
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
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
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染穀似怕腹中書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自啟言編卷之二

七

鄉侍郎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
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
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
力

畢文簡公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
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
幾寡過耳

張子詔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
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
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
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
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聽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
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
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
其次矣

王沂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
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
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
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

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
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
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僞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
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
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
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
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

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允皆如此其誠必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

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

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誥置懷中
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
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
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
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
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
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荅書啓者爲之邪
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
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
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

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
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歆苟受之非以邀名
也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
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
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對溫公說
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

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
須臾離也故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
先温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
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
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
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汚如何
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
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
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
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温公教乎後因讀楊
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信心
此而後可

又道護錄云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
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
觀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
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
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
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
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
有七先姓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
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
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
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
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
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六如當時終日接
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坐端
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常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
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
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
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
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
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峭整功盖天下
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
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
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
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
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
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
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
小人皆以誠徃徃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
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爲小人不待
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求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求叔心服

自聖編卷之二

一四

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求
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求叔不以繁辭爲
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
未嘗與之言及也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
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
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
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
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
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
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
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
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
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
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
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
萬變交於前而足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
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
之厚能至是乎邪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
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
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
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
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
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
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
哭而流涕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歆爲令或不從奈何先主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也

之長者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墮甕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

自警言編卷二

一六

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其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

實司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
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
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
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
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
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
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
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
之節為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
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自書節卷之二

十七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
孫輩未嘗不正衣冠○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
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
為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
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
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
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
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王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太

后

自臺高編卷之三

十一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旣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

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旣而德明亦不能傷也
時人服其操守

孔中丞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詘或遷而公持
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
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
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
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
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
出

彭尚書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
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
國愛君惟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
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
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
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
爲宰相士多傳時自效曾文昭公獨挺然不爲世
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傳獻簡公以母

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添內銓劉元城先生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文忠公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文忠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文忠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學思殿叅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欵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善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尚書左丞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

馬溫公嘗曰竝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尚書乎
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梓一心
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
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
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
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叅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丞相曰子容吾鄉
里夫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荅

自警言錦卷之二

五

田諫議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
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
如也

王內翰元之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
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
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
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內翰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爲惡之上累命執
政召至中書戒諭之元之終不能改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

政敢披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執與之
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
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
以公可任大事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
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
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
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
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
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
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自盛言編卷之二

十一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
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
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
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彼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
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
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

曾中書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

貫疏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
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歉然而公處之自
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
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
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已而
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
也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
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
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
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
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賞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
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
者今既有籍卽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
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
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魯公祐爲代
且委其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
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但得彥卿

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次配而已驛召問因
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祜知襄
州彥卿竟亦無他祜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
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
者已而魏公旦果爲太保

杜正獻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
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
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
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
遠志尚端慈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
爲時上下也

自蘇編卷之三

話

尚書李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
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取而詆之乃力
於他人荆公嘗遣要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盡少存
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
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
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
忠獻公中丞萬侯高希檜旨論公一宅僭擬至做
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

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某信造公見其
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乃密以檜意告
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某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
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黜黃下吏部張公燾
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
卧家秦素厚公命樓詔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
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云
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摘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

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
和之初公力詆屈己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
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
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公平居靜默似不能
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
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
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
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
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

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徙官為司業特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荅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自靈編卷之二

五

陳校書郎兼晉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錄行為大軒冕失之有特而復來錄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名言

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夢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

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晚節之規

种放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真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公不敢爭議者

自錄編卷之三

三

少之爲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萊公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萊公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萊公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萊公與能合萊公始不肯曙固要公公亦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獻公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沉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
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
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特陳恭公爲執政
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
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
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
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
也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粉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纒至膝拜受於庭升堦復宴飲至暮而罷

李迥為王仲宣恐以刃自劉人敬得免畧有間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護送至台郡

自錄編卷之三

无

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械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械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械為此以相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械械亦終不能爲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

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
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
病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
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
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
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
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
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
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
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
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
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
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鼾寢鼻息如
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
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若人不死則公
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自錄補卷之二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
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

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
緩意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
温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
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
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
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荅再
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為質
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
矣

唐質肅公為御史因張克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驤

自錄編卷之三

三

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使唐公力爭不已上怒詳

諫諍貶公英州別駕公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

大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餓魚驚公兀坐舟中

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

日任風波夕濟南岸眾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橋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

書君在齋閣中

呂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

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輪人俱墜浮如水而公

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於熙寧初監

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論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獲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

自漢書編卷之二

三

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胎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尹舍人謫官均州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舍人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文正文正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文正甚遽旣至舍人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言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文正語久之謂文正曰公可出洙將逝矣文正出至廳事已聞其家哭文正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榮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
十餘年前在楚川橋壞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
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
如此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
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
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
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清廉

王待制公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闕家藏書而得真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適遺親友聞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水磔聲

畢文簡公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浸末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自錄編卷之二

嘉

向文簡公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悴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中書公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

爭利者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為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
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有物獨載
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賻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陳忠肅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
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
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
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
伸奉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
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自修編卷之三

三五

泚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
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
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
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
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
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
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閤事之是非利
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主使信已也夫廉
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私其廉耻亦淺矣盖

廉耻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國不受
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蘇丞相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
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首直之饋也

太宗時王禹偁為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足以
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聞人
鄭齋從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足顧肯此
虧價哉近時舍入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
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
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自鑿鑿錦卷之二

三六

榮陽呂公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
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絕
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
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秘書丞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
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
及舊貂襦賣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
之於光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

未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
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杭州圖書館

儉約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
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
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獻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嚮同寢一
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
爲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卽令設猪肉康靖嘗
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爲長社
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卽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獻公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蓆

自登編卷二

三

蓆爲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獻
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于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旣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
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
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
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
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
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
如一

范太史公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
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
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
中在洛蜀公自許徃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

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
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
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
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
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
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
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公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
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絺布之溫
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
奢高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

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余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入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自後編卷之三

四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奉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丞相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室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爲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
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
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
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
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
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荅曰彼詐我
誠雖弊何優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
愧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
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

誌其墓

自警齋編卷之二

四

石徂徠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
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
井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
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
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呂榮陽公在維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
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
甚安其簡儉如此

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宋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蒲拔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碁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領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

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人湏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湏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膏粱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歆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
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
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
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
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
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

自擊編卷之三

出

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
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
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
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
將相者花籃火簦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
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頻蹙曰吾家安用
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在
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
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以過

即曠自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亟令減損故家人
或有一衣稍華必以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
喫食了去飭子第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
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
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無嗜好

呂文穆公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王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八自警編卷之二

四六

孫侍讀公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公曰一日得一檐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蹟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

曰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恠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

自藝編卷之二

四七

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憖然某之志豈可喻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若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飾與之婢為嫁資謂曰若更雇于人必當送府勸罪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

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皆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慙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鼻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丞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冗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領表旣到嶺上比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

臥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蘇丞相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心腹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甫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倍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驟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而可醢之者謂其有嗜慾也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之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璩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必
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誦說者為善為惡
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
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
一言以定

自發編卷二

五十一

胡文恭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臣笑語謹謹
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
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
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
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
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
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詞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

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

與未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杭州圖書館

錢樞密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爲別公酌酒餞之錢曰
惟演身列將相不爲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
在中惟公憐之公荅曰相公才用闕閣豈曾所敢
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
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
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
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
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
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
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
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
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
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
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今卷舒休戚繫之
長吏夫良二十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
以申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
於中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款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
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
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
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旣親
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
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
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
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
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
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
禍者其唯晦乎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
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
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
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蘇丞相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
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徃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夫箇矜字曰何故曰子
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
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
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
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
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
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
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
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
深以為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每語諸
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血氣有傷當習射
授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文定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
來就學其子儼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
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
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
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
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皇帝素問
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異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

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

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執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爲過人遠矣

李旼苦病旣廖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核心法對

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
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
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
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
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
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
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
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盖有

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
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
祈天求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
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
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其薄三十而寢盛四十
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
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
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
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豕爲深耻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飾色薄滌。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呂榮陽公爲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榮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

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忠肅公有斟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致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僂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好生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
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殺一人其所
居堂室數子第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
此

陳文惠公見物動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
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卍角之年同於饜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自警書編卷之二

全

試罷復遇僧於廬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
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
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
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
穴爲暴雨所侵群蟻繞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
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
今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
曰妾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草
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
小宋爲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呂榮陽公爲郡處令公帑多蓄鱖魚諸乾物及筍性
蕪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
猪羊然性嗜蠃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
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蠃
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而已親經患難不
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
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
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
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類別

保留

編號

5404

冊數

1

售價

140.00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